



歷史與空間

■ 馬承鈞



■繁盛的古代絲綢之路。

網上圖片

古詩詞裡的「一帶一路」

4月底，第二屆「一帶一路」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在北京舉行。這是我國新一輪凝聚共識，推動合作的重要主場外交。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，本次高峰論壇將取得豐碩成果。

不禁想起古賢詩詞中的「一帶一路」來。早在漢代，「絲綢之路」已經初具規模了。至唐朝已達到鼎盛。1987年是「絲綢之路」開通2,100周年，西安市政府在唐代開遠門遺址上建起一座氣勢宏大的群雕，主體是14匹駱駝、兩匹馬和3隻狗，群雕再現了古代跋涉於絲綢之路上的的一隊駱駝商旅，其中有漢人也有高鼻藍眼的波斯人。長安的開遠門被視為絲綢之路的起點。我凝視這組宏偉的雕塑，耳畔彷彿想起叮叮噹噹的駝鈴聲，也想起唐代詩人張籍的一首《涼州詞》：「邊城暮雨雁飛低，蘆筍初生漸欲齊。無數鈴聲遙過磧，應駢白練到安西。」詩中的「白練」，即中國生產的素色絲綢，而「安西」，泛指天山南北至蔥嶺（帕米爾高原）以西至波斯，即今天的伊朗、伊拉克和阿富汗一帶。

「絲綢之路」是一條商貿之路，卻也吸引了大批古代詩人的好奇與關注，因此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外友誼的象徵。有「詩佛」之譽的王維曾為即將出使安西的好友元二寫過一首名詩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：「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」，讀來令人感懷。著名邊塞詩人岑參曾兩次進入西域軍幕，也寫過幾首「西行詩」，其中一首《碛中作》云：「黃沙磧裡客行迷，四望雲天直下低。為言地盡天還盡，行到安西更向西」，足見當時絲綢之路已經常態化，並且通到歐洲大陸了！

詩仙李白也是酒仙，他常在長安酒家攜友飲酒，其中一首《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》云：「何處可為別，長安青綺門。胡姬招素手，延客醉金樽……」好友裴圖南將歸隱嵩山，李白為其送行，一直送到長安城的青綺門，卻因西域姑娘熱情招手，而進店豪飲大醉。僅此一個情節，足可見當時對外開放之烈，外國人都在長安開店營業了。據傳當時長安城裡「胡姬」很不少。李白還有「胡姬貌如花，當壚笑春風」、「細雨春風花落時，揮鞭直就胡姬飲」、「送君繫馬青門口，胡姬壚頭勸君酒」等詩句。

隨着絲綢之路的延伸與發展，漢唐時的長安

（西安）、宋代的東京（開封）、元代的大都（北京）等，都是名揚中外的國際大都市。「良禽擇木而棲」，盛唐時期，隨着絲綢之路來長安居住的外國人很多。在宋代，還有不少猶太人不遠萬里遷徙開封定居，並做起外貿生意，做得風生水起！開封民諺唱道：「猶太會堂清真寺，希伯來人到汴梁。不食豬肉戴藍帽，生意做到城牆上。」這些猶太人慢慢融入中原社會，與漢人和諧相處，甚至與漢族通婚。後來他們也改用漢姓，如今開封還有艾、趙、張、石、金、高、李等八姓猶太人。

我去年參觀河南博物院與洛陽博物館推出的「絲綢之路與中原」展覽，其中匯集河南出土的400餘件（組）與絲綢之路相關的珍貴文物，生動展示了古絲綢之路上中原與西域的文化交流。其中還展示了《新唐書》中的河南大詩人杜甫寫的《喜聞盜賊寇總退口號五首》，其四曰：「勃律天西採玉河，堅昆碧碗最來多。舊隨漢使千堆寶，少答胡王萬匹羅。」說位於克什米爾的勃律國人，在于闐（今新疆和田）採得美玉，前來朝貢中國，西域人還不遠萬里帶來很多珍稀的碧碗（晶瑩多彩的玻璃碗）和各種名貴貢品，中國則回報以萬匹絲綢等物，反映出唐朝的國力雄厚和大國氣派，也凸顯當時萬國來朝的盛況。

古代，寧波、泉州、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中扮演過重要角色。唐宋時期，寧波鎮海就是海上絲綢之路起碇港之一，桅樁林立、千帆競發，西班牙、葡萄牙和日本、朝鮮半島的商賈都在這裡交易，寧波儼然成一座「國際商城」。北宋宣和五年（1123），朝廷派員出使高麗，宋徽宗下令在明州（寧波）造兩艘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大船——擁有180名水手的萬斛神舟。船艙三層，載重量達兩萬斛（約為1,100噸以上），史書形容萬斛神舟「巍如山嶽，浮動波上」。位於梓蔭山東南角的「利涉道頭」，是北宋寧波最大的碼頭之一。筆者曾在寧波「航濟亭」見到大批古海絲之路珍貴瓷器。距今1,200多年的寧波鼓樓，外觀亦中亦洋，城樓為唐代建築樣式，上面鐘樓卻是典型的羅馬風格，這也說明寧波對外文化交流古而有之。正所謂「商舶往來、物貨豐衍」，港通天下、城以港興。

泉州昭惠廟又稱海神廟，廟裡有一幅楹聯是「溯往昔祈風遣舶涵涵海路，看如今濟世安邦

澤被蒼生」，講的就是海上絲綢之路。南宋道人白玉蟾在《題南海祠》中云：「九十日秋多雨水，一千年史幾興亡。明朝昌盛鯨波息，萬國迎琛舶卸橋」，說「萬國」競相前來迎寶貝，足見當時海上絲綢之路何等繁盛了。民族英雄文天祥也有《南海》一詩：「揭來南海上，人死亂如麻。腥浪拍心碎，颶風吹鬢華……」這與明代夢覺道人「狂風激水高萬丈，百萬生靈倏然喪。廬舍飄飄魚鱉浮，覓母呼爺哪相傍……」如出一轍，說明海上絲綢之路何等艱險了！

晚清愛國詩人丘逢甲有《澳門》詩多首，其云：「樓台金碧擁南環，燈火千門夜不關。滿地煙花春似海，三更人立磨盤山」、「三江此地朝南海，百蠻何人運廣州。欲尋高處同舒眼，浩浩風煙鎮海樓」，也旁證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繁華勝景，這與當過歷官御史的旗人伊福訥的《寄台灣巡使六給事》：「東華塵土應憐我，南海煙霞盡屬君。惆悵暮春好時節，白沙紅樹草連雲」，非常相似，都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真實寫照！收復新疆得勝歸來的湘軍統帥左宗棠，則有「南海明珠望已虛，承安寶貨近何如」、「數年蹤跡來南溟，地角天涯無不經」詩句，充滿對祖國海疆的深情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禮讚！

絲路漫漫、駝鈴悠悠；碧海茫茫、浪濤滾滾，海陸兩條絲綢之路運載的是中國的絲綢、茶葉、瓷器，更是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和深情厚誼。在這條逶迤漫長的古道上，一代代商旅們用自己的血汗與勇敢鑄就商貿與友誼的傳奇，一位位詩人們則以自己的作品謳歌了「詩和遠方」的壯景。古賢的足跡雖已依稀若夢，不朽的音韻卻仍迴響在今天的「一帶一路」上。我們樂見世界各國邁上這條商貿互惠、發展共贏之路，為實現「人類命運共同體」偉大構想而攜手並進、御風而行！雁翔詩云——

駝鈴悠遠踏冰雪，
千帆新浪追日月。
萬里航程今勝昔，
一帶一路從頭越！



粵語講呢啲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傻豬豬・乖乖豬・慘慘豬・叻叻豬・黝黝豬

傻豬/傻豬豬	乖豬/乖乖豬
「傻豬/傻豬豬」，掛住媽咪呢？	「乖豬/乖乖豬」，覺覺豬咩，第啲先再讀喇！
慘豬/慘慘豬	叻豬/叻叻豬
弄人打成咩，「慘豬/慘慘豬」嘅！	考第一，都好「叻豬/叻叻豬」嘅！
黝豬/黝黝豬	
唔好再噏，媽咪！「黝豬/黝黝豬」噏！	有街街去，「黝豬/黝黝豬」呀！

舊時有所謂「天生天養」，這可理解成生命由天賜，既然「天」可讓他「生」出來，理應「天」不會不「養」他（讓他活下）罷；意即毋須投放太多或特定資源，也會自然成長。當然這種情況是基於當時的社會環境——子女眾多（平均四、五個屬等間），要令各人有三餐溫飽也確實不易，哪來時間、金錢和心神去栽培子女呢？時至今日，子女為各家庭帶來了重大的變化。據統計，每個家庭平均生育低於一個，且不少是中等家庭，因而至少有二至三個大人（包括工人）全天候侍候，試問在這種環境下，這群稀有人口能不被視為「金菠蘿」（「蘿」讀「蘿4-1」）呢？就連與BB和小孩溝通也有一套獨特的語言——以「疊詞」居多，且把BB和小孩塑造成既可愛又受人疼愛的小豬，如：「傻豬/傻豬豬」（樣子傻兮兮）、「乖豬/乖乖豬」（懂事、聽話）、「慘豬/慘慘豬」（模樣可憐，意近「陰功豬」）、「叻豬/叻叻豬」（聰明機靈、反應敏捷）、「黝豬/黝黝豬」（面露不悅之色）等。

現時「黝豬/黝黝豬」會被用作不悅的代詞。要注意的是「黝豬/黝黝豬」當然是指當事人對某人或事心感不快，但在程度上不至於極度不滿或會與此人「反晒面」（從此關係破裂）。漸漸地，上述那套語言擴展至不同的層面。

示例1：

2018年世界盃，最「慘豬/慘慘豬」要算日本了；16強由領先兩球到被逼和2:2，且在最後被絕殺。

示例2：

老公，呢兩日我發覺你左眼眼尾多咗兩條幼紋，「慘豬/慘慘豬」嘅，梗係捱得好辛苦喎！

示例3：

BB，我一時唔覺意眼尾望到隔離車卡個親女咋，唔好「黝豬/黝黝豬」喇，以後都唔會啲喇！

示例4：

每逢情人節，輝仔都會買花送畀啲女同事。喺呢件事上，婷婷唔係幾「Like」（高興）。原來連續兩年婷婷都係最後收花個個，仲有收嘅玫瑰花嘅花環都比其他女同事收嘅嘅，唔怪得婷婷「黝豬/黝黝豬」嘅！

一提到某人聰明、能幹，廣東人不期然會豎起大拇指，並叫他做「叻仔」。「叻」這個字，不是造字，而是新加坡的馬來語「石叻」的音譯，所以舊時有人叫新加坡做「叻埠」。「叻」，本讀「lik1（匠）」，通過音變讀成「lek1」。「叻」人的悟性比常人高，亦即在領「咯（lok6）」方面着着領先。「咯」通過音變讀成「lek1」，在音義的共同配合下，「叻」的本字可能就是「咯」。

一提到不高興、憤怒，廣東人會用一個由兩男一女組成的「黝」字来形容之。一女配一男屬正常；若然一女穿插於兩男之間，人們就會說「得個黝字」，意即這種複雜關係最終也會燃起不可收拾的惱火，當然這是事有湊巧而已。「黝」字的本義是戲弄或糾纏，並無不悅和惱怒之意。此字其實是個借字，本字應為「惱」（nou5），通過音變成了「黝」（「nau1」）。讀時，不少人n、l不分，於是把「黝」讀成「lau1」，更成了主流。粵語在定音上一向較寬鬆，人們就容許「lau1」這個應被視為「懶音」的讀音了。

舊時說人不悅，會說他/她「黝爆爆」。不少人望文生義，以為「爆」一定是指火爆，怒火中燒時的一種情緒激動的表現。其實，「黝爆爆」演化自書面語中的「惱巴巴」，是形容十分惱怒的一個疊詞。「黝爆爆」一詞今天仍有很多人用，但「黝黝豬」就更為普遍。

婷婷：輝仔，點解我發個黝陣，你叫我「黝黝豬」，唔會叫「黝豬牛」、「黝豬雞」嘅？
輝仔：你個陣會點啲？
婷婷：咪好似而家咁，啱長條嘴囉？
輝仔：玩「selfie」（自拍）睇下似乜？
婷婷：咪似自己囉！
輝仔：啱到成隻豬嘴咁呀，你明喇！

根據上述的對話，人在「哪嘴」（「哪」的方言讀音是「奪6-1」）時形態像豬嘴，所以這也可理解為「黝黝豬」的形成過程。



詩語背後

■ 江 鄰

天命流年（上）

劉曉慶三十歲寫《我的路》，引起了一些非議，也成就了她的敢愛敢恨的形象。我已是天命耳順之年，仍無意寫我的路。總覺得我的路無論對自己來說，是多麼的跌宕起伏，在旁人看來，都平常得很。

五十歲生日前夕，寫過一首五言排律，回顧自己大半輩子走過的路，以及對人生的感悟和期許。題名《天命抒懷》：

少小離鄉梓，中年出帝都
廟堂諳國是，邊島護遺珠
王謝庭前客，柴門壁上夫
無心求雅趣，隨性讀閒書
酒釋紅塵累，詩憐冷月孤
不辭峰路遠，但望海天舒
大夢三江逝，癡情一片初
任由風物老，信馬走江湖

為自己五十歲生日寫首詩，雖然早有這個念頭，真正落筆，應該還是受了些觸動。當時，離生日還有三個多月，我正在英國出訪。身處異國他鄉，英格蘭的滄桑，威爾士的偏安，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而蘇格蘭正在鬧獨立公投，統獨兩派鬥得難分難解，各說各話，感觸尤深。中華大一統文化的熏陶，使我對這種小區域自治的家園情結，產生了莫名的好奇和遐想。

在我對世界的認知裡，英國是一個彈丸小國，內部不應該有明顯的區域特徵。此次到了英國，才真切地認識到，這個彈丸之地並不是同質的。不算北愛爾蘭，僅僅大不列顛島就由英格蘭、蘇格蘭、威爾士三個各有特色的部分組成。每個部分都有強烈的地域認同，連足球隊

都是三支，各自代表自己的家鄉參賽世界盃。英格蘭總認為自己在聯合王國承擔的責任太多，吃虧了。威爾士倚小賣小，持續爭取自治權。蘇格蘭獨立運動如火如荼，幾十年此伏彼起，不曾停息。

每一群體，甚至每一個體，都有自己的世界。其範圍大小，取決於視野，也取決於文化。我由此想到自己的人生軌跡，想到隨之而生的家鄉情結。十三歲那年，我離開家鄉小鎮，到三百里開外的鄉縣讀書。當時交通並不方便，半年才回一次家。記得有一個學期中間，非年非節，自己就買票跑回了家。山路蜿蜒起伏，客車顛簸六七個小時，所為何事？現在想來，就是想家了。是一種思念的表達，對家鄉和家人的思念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體會到思鄉的感覺。從此，踏上離鄉思鄉之旅，也開始了我的「家鄉」概念的飄移。

家鄉，原本是生我養我的小鎮——石會。顧名思義，石頭開會的地方，峰高林密處，薄霧纏綿時，山石嶙峋，清泉淙淙。那裡的山水草木，鄉音習俗，總讓我魂牽夢縈。後來，外出求學，先是在鄉縣，繼而到了省城，家鄉便是我所在的縣——黔江。幾十年來，黔江的建制屢經變更，從縣到自治縣，從地區到市轄區，好在「黔江」兩個字始終沒改。

從石會到黔江，家鄉於我都是一個比較狹小的地域概念。直到去了北京，家鄉一下子延展到很大的地域——四川。待到重慶升格為直轄市，黔江從四川省劃入重慶市，我又成了重慶人。現在每當有人問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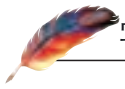
是哪裡人，我會回答「重慶」。旋即又覺得底氣不足，不想被人誤會自己是大城市出生的人，便會絮絮叨叨做些補充，把重慶、四川的沿革講一遍。

隨着家鄉的地理範圍逐漸擴大，其內涵卻日漸模糊。這個過程，似乎還沒有結束。在北京生活十六年後，我被派來香港工作。對多數港人來說，深圳河以北，都屬於北方。在他們眼裡，我這類人有一個共同的身份界定——內地人。於是，我的家鄉彷彿又變成了內地，或者北京。

「少小離鄉梓，中年出帝都。廟堂諳國是，邊島護遺珠。」人過半百，歲月不居，想想，不過這二十字。在這二十字的人生經歷中，千里迢迢，風雨兼程，居廟堂之高，處江湖之遠，世事無常，冷暖自知。最後來到香港，究竟是邊島？還是中心？不同人有不同的感覺。畢竟，在中國人眼裡，它是活脫脫的西洋景，在西方人眼裡，卻是一個放大的唐人街。

半個世紀以來，或上下求索，建功名於世，或耕雲釣月，修道德於心，終是三江一夢與，逝者如斯夫。

所謂「三江」者，長江、黃河、珠江也。少年時代，在長江邊感受激流澎湃；青壯年華，從黃河的博大深厚中吸取營養；不惑天命之年，則與珠江的開闊包容相伴隨。一路走來，有激情，有閒適，有開悟，癡夢漸醒而初心未改。展望前路，君子居易以俟命，信馬江湖，諸事隨緣，刪繁就簡，雲淡風輕……



字裡行間

■ 黃仲鳴

語文是這樣煉成的

彈指間，在大學教書已十餘載，深覺學生的語文水準每況愈下，一代不如一代。我主要教寫作課，初為人師時，仍有不少學生的底子不錯，是可造之才。可是近年來，這種現象已鮮見，改他們的「大作」，普遍是「滿江紅」，難以卒讀。

我常問學生：你們的中小學，究竟是怎樣讀的？中小學語文不打好基礎，升上大學，教死教師！

這一問，確是點到要害。我們不要怪責大學生的水準低和劣，也不要對學生責備太酷，他們絕對是被中小學的課本、老師害了。

昨宵翻閱陳平原的《六說文學教育》（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2016年9月），深有同感。他說：「比起大學或者博士班，中學階段對學生的影響其實更大。」他這番話，與我英雄所見大同。我要補充的是：小學亦重要。讀書是自小就要培養，自小就要打好基礎。因為「到了大學階段，學生的性格基本定型了。尤其是進了博士班，主要做專業訓練。對青少年來說，最具可塑性，也最容易出現偏差的是初中到高中階段。」陳平原如是



■ 陳平原先生的這部書，非常適合大學生、中學生閱讀。 作者提供

說。他自剖，「自己的小學及中學，記憶深刻的都是語文老師。」不錯，我何嘗不是！

然而，對着體型已「定格」的大學生，我仍告誡他們：「未遲，你們還年輕，還可以立馬懸樑刺股，奮力追趕，也會有所成的。」但有多少能像孫敬、蘇秦的刻苦？

陳平原有個女學生，成績不錯，遂勸她更上層樓，讀博士。女生說不考，只想當中學教師。她說：「我做專業也能做好，但我更願意當一個中學語文老師。」壯哉志哉，這位女生一定深深體會到中文水準之低落，要培養更多的語文拔尖中學生，免得升上大學時，累大學教師紅筆耗完一枝又一枝。

我是讀文史專業的，但語文的基本功已在小學、中學打好；上了大學，基本上是專研學問，毋須要老師為我的文字而苦心批改。而且，讀書也不用老師的鞭策，而是非常自律了。《東坡志林》有人問歐陽修怎麼寫文章，他說：「無他術，唯勤讀書而多為之，自工。」古人如是，今人何嘗不應如此？陳平原是個有心人、熱心人，對文學教育念茲在茲，「多讀書，肯思考，勤寫作，這樣，語文就一定能學好。」他舉例，聖聖陶的長子葉至善說，他父親從不給他們講授寫作方法，「只要求多讀書，書讀多了，有感覺，於是落筆為文。文章寫多了，自然冷暖自知，寫作能力逐漸提升。」

學生每問我：「看什麼書好呢？」我答：「看書要講個人興趣。以我來說，什麼書也看，看完就思考，寫寫筆記，日久便見功，學問增了，語文水準也提高了。」

《六說文學教育》是部好書，是部適合大學生、中學生看的書，尤其是第五說〈語文之美與教育之責〉這一章。

練好語文，其實並非太難；毋須懸樑刺股那麼誇張。